

·72·

KYRA PHILLIPS

CNN ê HLN (Headline news by day) ê 新聞主播，Edward R. Murrow 獎 ê 雙 pái 得主

He 是 2005 年，Billy Graham teh beh tī 紐約發起伊 siōng 尾一場 ê 佈道會。因為 chitê 人 tī 美國 kah 全世界 lóng 產生 hiahnih 驚人 ê 影響，所以，我 kah 我 ê 製作人向 CNN 請求製作一个一點鐘久，有關伊 ê 生活 ê 特別報導。阮解說講：「這是一筆大買賣。阮 beh 探討伊 ê 政治、信仰、背景，以及伊 kah 厝裡 ê 人 ê 關係。伊是一个 chiahnih 重要 ê 中堅分子，chitê 報導一定 ē 真有威力！」CNN 講：「你 ēsái 去進行！」

我 ê 製作人 kah 我為 tiòh Billy Graham ê 特別節目工作幾 nā 個月。她安排我去採訪伊 ê 全家 kah 伊 ê 朋友。伊 tī 事工上

·72·

凱拉·菲利普斯

CNN 《每日頭條新聞》新聞主播，愛德華·R·默羅獎兩次得主

那是 2005 年，比利·葛理翰即將在紐約發起他的最後一場佈道會。因為這個人在美國和全世界都產生了如此驚人的影響，所以，我和我的製作人向 CNN 請求製作一個有關他的生活的一小時特別報導。我們解釋說：「這是一筆大買賣。我們將探討他的政治、信仰、背景，以及他與家人的關係。他是個這麼重要的中堅分子，這個報導一定會很有威力！」CNN 說：「去進行吧！」

我的製作人和我為了比利·葛理翰的特別節目工作了好幾個月。她安排我去採訪他的全家和他的朋友。他在事工上最

siōng 親密 ê 兩個朋友，Cliff Barrows kah Bev Shea，in 已經認 bat 伊 60 gōa 年 ā。Cliff 指揮詩班，Bev 是 Graham 牧師 ê 佈道會期間一個出色 ê 獨唱者。In 有關伊 ê 故事揭示 in 對 chitê 人 ê 奇妙 koh 深刻 ê 見解。這以外，阮去全國旅行，了解伊 ê 家鄉 kah 伊 ê 牧場。He 是一段非凡 ê 旅行。我 kah 我 ê 製作人 lóng 是 tī 基督教 ê 環境中大漢，阮 ê 價值觀 hō̍ 阮對 Graham 牧師產生強烈 ê 敬意。

幾 nā 禮拜 koh 幾 nā 禮拜過去 à，chitmá 離 siōng 尾 pái ê 佈道會 kantaⁿ chhun 幾工 niāniā。我 kah 製作人做伙 tī 紐約，阮兩人 lóng 同意，若是阮得 tiōh Graham 牧師 ê 最後採訪，he ē 是一個難得 ê 機會。伊 ê 代表人 kā 阮講，伊 ê 身體欠安，真有可能無法度 kah 阮交談。我 kā

親密的兩個朋友，克里夫·貝羅斯和貝弗利·謝伊，他們已經認識他 60 多年了。克里夫指揮詩班，貝弗利是葛理翰牧師佈道會期間一個出色的獨唱者。他們有關他的故事揭示了他們對這個人的奇妙又深刻的見解。除這以外，我們還去全國旅行，了解他的家鄉和他的牧場。那是一段非凡的旅行。我和我的製作人都在基督教環境中長大，我們的價值觀讓我們對葛理翰牧師產生強烈的敬意。

幾個星期又幾個星期過去了，現在距離最後一次的佈道會只有幾天了。我和製作人一起在紐約，我們兩人都同意，如果我們得到葛理翰牧師的最後採訪，那將是個難得的機會。他的代表人告訴我們，他的身體不適，很有可能無法與我們交談。我告訴那位代表，

hit 位代表講，我理解，m̄koh，我向伊保證，我 ē 盡量趕緊 koh bē 唐突。

佈道會 ê 前一兩工，製作人透早 tòh khà 電話 kā 我叫醒，她無法度克制她 ê 大 tiòh 驚 kah 鬱卒。她 tī 電話中大聲 kiki 叫，講：「你絕對 bē 相信！Graham 牧師 ê 人授權 hō· 咱 ê 一位同事去採訪伊！」你 ētàng 想像，我跳落床，完全驚 kah gāng 去。

「你是 teh 講啥物？咱一直 teh 進行 chitê 特別報導，咱一直 teh 採訪 kui 个家庭，咱去伊 ê 家鄉，咱一直 teh 追查伊 ê 根源！你講咱 ê 一个同事得 tiòh 採訪權，he 是啥物意思？」我掛斷製作人 ê 電話了後，隨時 khà 電話 hō· Billy Graham ê 代表。我盡可能用恭敬 ê 聲調 hoah 講：

「到底是發生啥物 tāichì leh？阮一直 phah 拚 teh 做 chitê 特別報導，你知影這對阮有 gōa 重

我理解，但我向他保證，我會儘快，而且盡可能不唐突。

佈道會的前一兩天，製作人一大早打電話叫醒了，她無法克制她的震驚和沮喪。她在電話中大聲尖叫，說：

「你絕對不會相信！葛理翰牧師的人授權給我們的一位同事去採訪他！」你可以想像，我跳下床，完全驚呆了。「你在說什麼？我們一直在做這個特別報導，我們一直在採訪整個家庭，我們去他的家鄉，我們一直在追查他的根源！你說我們的一個同事得到採訪權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我掛斷製作人的電話後，立刻打電話給比利·葛理翰的代表。我盡可能用恭敬的聲調吼道：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們一直在做這個特別報導，你知道這對我們有多重要。我們以為如果比利·葛理

要。阮想講若是 Billy Graham 身體好 kah ē 堪得講話 ê 時，伊 ē kah 阮講話。」我無讓步，我真正 hō̍ 伊知影我有 gōanìh'á 失望，gōanìh'á 痛苦。老實講，我受 tiòh 極大 ê 打擊。我掛斷電話，感覺受氣 koh 鬱卒。大約半點鐘後，我接 tiòh 代表 ê 電話。Chit pái 伊講：「你有 45 分鐘 ê 時間趕來紐約市 ê 酒店，你 ētàng 對伊進行 siōng 尾 pái ê 採訪。」

我隨時採取行動，跳入去浴間，了後 kā 物件緊 khoánkhoán ·leh koh khà 電話 hō̍ 我 ê 製作人，同時列出我 kah 觀眾想 beh 得 tiòh 回答 ê 每一個有關美國牧師 ê 基本問題。我想 beh 問伊有關伊 kah Ruth ê 奇妙婚姻、伊 ê 紀律 kah 寬赦，以及伊 kah 咱 ê 總統做伙祈禱 ê tāichì。

Tī 無到半點鐘內，我 tòh 跳入去車內，前往 Graham 牧師

翰身體好到可以說話時，他會和我們交談。」我沒有讓步，我確實讓他知道我有多失望，多痛苦。老實說，我受到極大的打擊。我掛斷電話，感到生氣和沮喪。大約半小時後，我接到了代表的電話。這次他說：「你有 45 分鐘的時間趕來紐約市的酒店，你可以對他進行最後一次採訪。」

我立即採取行動，跳入淋浴間，然後將所有東西收拾在一起，又打電話給我的製作人，同時列出我和觀眾想要得到回答的每一個關於美國牧師的基本問題。我想要問他關於他與露絲的奇妙婚姻，關於他的紀律、寬恕，以及和我們的總統一起祈禱的事。

在不到半小時內，我跳進了車裏，前往葛理翰牧師的酒

ê 酒店。我 tī 途中 khà 電話 hō̍ 我 ê 製作人，情緒複雜，連想 tòh 無想，tòh 講：「我 m̄ 敢相信 tāichì ē 演變成 ánnē ! 我 kantaⁿ 是想 beh 確保我 ē kā 一切 lóng 做好勢。」了後我開始哭 kah chhnhgchhnhg 叫。我真興奮，ng 望 chit pái ê 採訪 ētàng 成做一支全壘打。我 mā 有被出賣 ê 感覺，所有 chiahê 情緒 lóng tī 我 ê 頭殼內閃過。我對製作人講：「我必須冷靜落來，我必須 kā 所有 ê tāichì 處理妥當。我需要你幫贊我，chit má 請 kah 我做伙祈禱。」她講：「好，咱來開始。」Tī 她帶領阮做伙祈禱了後，我充滿感激講：「多謝你！」她 ná 哭 ná 講：「免客氣。」

我心懷各種情緒來到酒店，一手 thèh 我 ê 筆記簿，一手 kā 手提箱拖 tī 身後，試 beh chhōe tiòh Graham 牧師。最後，我

我在途中打電話給我的製作人，情緒複雜地脫口而出：「我真不敢相信事情會演變成這樣！我只是想確保我把一切都做好。」然後我開始抽泣起來。我很興奮，期望這次的採訪能成為一支全壘打。我也有被出賣的感覺，所有這些情緒都在我的腦內閃過。我對製作人說：「我必須冷靜下來，我必須把所有的事情處理妥當。我需要你幫我一個大忙，現在請和我一起祈禱。」她說：「好，我們開始吧。」在她帶領我們一起祈禱之後，我感激地說：「謝謝你！」她邊哭邊說：「不客氣。」

我懷著各種情緒來到酒店，一手拿著我的筆記簿，一手將手提箱拖在身後，試圖找到葛理翰牧師。最後，我找到會

chhōetiòh 會議室，koh khòk 門。門 phah 開了後，露出 tī 燈光明亮 ê 房間中 ê Graham 牧師。伊坐 tī 一 tè 大椅 á 頂，雙手 khng tī 腳頭 u 頂面，看起來平靜祥和。伊看 tiòh 我，露出笑容。

我深深 suh 一口氣，講：「大家平安，真歡喜 kah lín 見面。」我自我介紹，而且 thèh 出筆記簿。我講：「Graham 牧師，真歡喜見 tiòh 你。」伊講：「真歡喜見 tiòh 你。」我 kah 伊 at 手，坐落來，因為憂慮不安，soah 緊張過度。我 ê 心思一直 teh pháng。我 kantaⁿ 有十分鐘 ê 採訪時間，而且這 kiámchhái 是伊 siōng 尾一 pái 接受採訪。忽然間，我意識 tiòh 我是當 teh kah 咱國家 siōng 有力 ê 祈禱者 Billy Graham 牧師坐做伙，m̄koh，諷刺 ê 是，我行到 chit 一步 ê 過程，卻 hō 我感覺壓力沉重。我

議室，敲了敲門。門打開後，露出在燈光明亮的房間中的葛理翰牧師。他坐在一張大椅子上，雙手放在膝蓋上，看起來平靜祥和。他看到我，露出笑容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大家好，很高興和你們見面。」我自我介紹，並拿出筆記簿。我說：「葛理翰牧師，很高興見到你。」他說：「很高興見到你。」我和他握手，坐了下來，焦慮得幾乎喘不過氣來。我的心思不停在旋轉。我只有十分鐘的採訪時間，而且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接受採訪。忽然間，我意識到我正在和我們國家最有力的祈禱者比利·葛理翰牧師坐在一起，但諷刺的是，我走到這一步的過程，卻讓我感覺壓力沉重。我決定請他和我一起祈禱。我看著攝影

決定 beh 請伊 kah 我做伙祈禱。我目 chiu 看向攝影組員，要求講：「Oeh，kám ēsái 勞煩 lín kā 錄影機關一下？」In kā 所有錄影機 ê 電源關掉，我 koh 確定 in ê 紅燈有 hoa 去。

我注視 chit 位信仰堅定 ê 傳奇人物，講：「Graham 牧師，我 chitmá 有一點 á 激動 kah m̄ 知 tiòh án 怎 chiah 好。阮真無容易 chiah 來到 chia。我無想 tiòh 你 ē 同意接受 chit pái ê 採訪。我原本聽講 he 是無可能 ê tāichì，了後，有人 koh kā 我講 ēsái à。我 chitmá 已經分 bōe 清方向 à。咱 kám ēsái kantaⁿ 祈禱？」伊 ná 親像一個關心我 ê 老父 teh 注視我。Chit 位 tī 過去六十 gōa 年中，為總統提供諮詢，而且 hō 千千萬萬美國人通過信仰得 tiòh koh khah 美好生活 ê òng 望 ê 人，伊對我露出笑容，講：「當然 ēsái 得。」然後，伊牽我 ê 手，

組員，要求說：「夥計們，你們能幫我一個忙，將錄影機關一下嗎？」他們將所有錄影機的電源關掉，我又確定它們的紅燈是關著的。

我注視著這位信仰堅定的傳奇人物，說：「葛理翰牧師，我現在有點激動得不知所措。我們好不容易才來到這裡。我沒想到你會同意接受這次的採訪。我原本被告知那是不可能的事，然後，有人又告訴我說可以了。我現在已經分不清方向了。我們可以祈禱嗎？」他像一個關心我的父親一樣地注視著我。這個在過去六十多年中，為總統提供諮詢，並讓千千萬萬美國人透過信仰得到更美好生活的希望的人，他對我微笑著說：「當然可以。」然後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我們低下頭。我們祈禱幾分鐘之後，

阮頭 lélê。阮祈禱幾分鐘了後，
peh 開阮 ê 目 chiu。我靠向椅背
坐 leh，感覺非常安心，非常平
靜，koh 非常自在。我無需要
koh 看我 ê 筆記 à。阮進行一場
真精彩 ê 對話，這是我 ê 職業
生涯中 siōngkài 難忘，koh siōng
美好 ê 時刻之一。

張開我們的眼睛。我靠向椅背
坐著，感覺非常安心，非常平
靜，又非常放鬆。我不再需要
看我的筆記了。我們進行了一
場精彩的談話，這是我的職業
生涯中最難忘，又最美好的時
刻之一。